46647.4

魏書九十一

方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無曆數之術先王垂

卜筮之與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
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上今列於篇亦所以廣
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
文術數知名於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
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
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
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
角蝕將盡崇奏曰昴爲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克
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
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
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
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
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
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
懿叛又與闕字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

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者稍遷給事中賜爵
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
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
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龍襲爵林卒子清龍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
將軍賜爵襲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龍襲器財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
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
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
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
神䴥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
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
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

酒堂吉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貫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宣通之數大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所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群宿能不歌咏晨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闔闢辰鼓而蕭瑟流火夕暵以摧頹游氣眇其高寒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慓然增懷不臨見至理援自流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味歌之末遂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逐九霄九天也覩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蔭蔭藹仙虛亡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窿望靈駕之電飄閣道

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 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尒乃縱目遠瞻兀傍極四
維北臨無機衡南覩太微 四隅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三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 星在太微星中皦皦冏冏皆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鋭於前階常陳屯
聚於後闈 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文昌十二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 仰見造父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傅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郵無恤晉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傳說登
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 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精上為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 織女朗列於河湄 牽牛煥然而
合光 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 五車亭柱於畢
陰兩河夾井而相望 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星 井東西遥相對故曰相望也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
不悉置 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疏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九卿諸侯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罔無悉盡言無不盡 儲貳副丞廷延三吏 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台之下儲官職亦有之也
公星在太微宮中也 論道納言各有攸司 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 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七

相次將次相之位亢御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昴畢西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氐禍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西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兖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荆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棓棓頓提大角二咸防奢十公理獄天紀九星在昴東北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頓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騶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摇東接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寃任庫樓烱烱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庫樓十星在太角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忽忽子孫彗彗於參嶋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忽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彗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彗星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辰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一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嬪妃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

皇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鈎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勾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輦蓋上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劣人乃安靜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皇行列趨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訓鷹虵蟠縈而輪

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故之以雷震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訓鷹虵二十一星在營宮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眄視於鈎陳中禁復觀天帝休息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處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外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為劃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閨雎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鑿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旁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圉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擢光以映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罷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懽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軫南器府典掌絲竹軫四南器府三十二星在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

[illegible]虎豹熊羆皆弧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指滿狼星搖動於宵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太天下兵起則弧弓張矢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汁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周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

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柱下蓍術傳示無窮柱下史官
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內南
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太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
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
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
之官必有陽報天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
艱以至困乏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
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驅
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
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
太微官也五座並設友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
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
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
金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驕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
月入太微受制伺無
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
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
在東北東井爲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黃土
以成經七宿臣衛而爲緯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觜
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爲經二
十八宿爲經故舉金火七宿爲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盈
曜參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羅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
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及
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
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

亢也歸邪繽紛飛流電墜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繽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生滅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燄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宋鄭

婺女屬齊中 爲晉分梓慎見妖曰 知晉侯以戊子日死 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黿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一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上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 虵乘龍龍位壽星乘鄭之分梓慎見虵乘龍知鄭在宋鄭然裨竈以爲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 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 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衛午逢公齊邑妖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 衛午謂衛午 爲張翼 衛宿對午午爲張翼張翼周楚之分 裨竈占知周王楚子 故言推變於衛午 乃有欽明光被塡逆水庶 堯書 欽明文思光被書堯 洪水塡星逆行入水

渡滔天功隆大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禹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則其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 言先遭洪水致塡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念也 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炎燎覩 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 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駿鄉 尚書 輒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 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爲刺客雖至精感上而重不達 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摛朗 昔先生爲秦畫策於長平昭王晨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 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回駕焉 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 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 光武爲白衣時與嚴陵相厚善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

六合星光武詔曰乃三數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往尒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諜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皇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壁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火影也陰精乘箕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滂沱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入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為滂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壁言猶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感猶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冥軍潛駕時乘六虬六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人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

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之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極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蓂朔助月光明當堯之世特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堯有星見負而無鋒其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而無苦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肯夢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歎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退舍而延

二十年壯漢祖之入秦亦商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王星聚於東井秦之分亦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寻圖籍之所記著星經參寸書契大曠前代之將淪咸謂是於昏世言先代之帝將淪亡天必告災因兵之微也桀斬諫以星亡紂酖荒而致彗夫景星生見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昏亂炮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蚍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蚍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蠹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為變要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

豈不能改行自新以荅天變賢哲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脩德也堯舜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璣衡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閻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尉問路曾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茱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為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月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為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
所宁普泰中尒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
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
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
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筭
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敬
抄集五經筭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
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
事并圖書爲器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
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幷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
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
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
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
毆擊不聽近已猶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
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

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
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甚
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
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
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
九崖嚴沙門釋曇雲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
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
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
披釋章次意況大吉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
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
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
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
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
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
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
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
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
釋十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筭文傳授於臣山神禁

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
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十日維
鶩火月呂林鍾景忌無鬱感物懷歸奉辭影等
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合皆逕世
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
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祁振中
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事述陰
陽依京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
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次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
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
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
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猥蒙恩寵不測停廢以來
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多齒頹餘
齡昬暮每懼殂殞眞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
夙夜悲憤理難違居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
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
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
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
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
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
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
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
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
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
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一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
前一黑牛應第七值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
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
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
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
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
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給帶書囊
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
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官時世祖圍涼州

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
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
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
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
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
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譎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
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
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
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
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
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
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渤海高道埏清河趙法逞並有名
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
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

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内馮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録風角章武顔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刼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杲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一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

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臺前
尉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
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云
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於
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
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
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
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

詔贈其父僧安燕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右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
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轟妻滅之於劍山擢州
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參尒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云北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北靈助遂
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
爲莊帝舉義立靈助馴養大鳥稱爲白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欲知避世入島村遂刻

氈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蓍葉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璋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

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
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
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
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
喜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
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
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詔冊特
除太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
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
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
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
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
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
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
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
邽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僮教以籀書又習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民上書〕曰省字不正
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
厥詛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
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
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間自以應運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
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
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
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
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
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
文殊藝異術王教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
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
敗於訾更諮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 凡 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話
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
雜物 同 經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可謂博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

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指
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
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
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
篇古今體骨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
同時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閑理有法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合校之說
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亦兆韋誕河東
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
託許慎說文而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
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龢徵羽各爲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
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
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
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
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靡神虫爲蠶如斯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
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
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脩舊典
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
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
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
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
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
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再承澤

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
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
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
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
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
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
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
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
僉隨文而解音讀權足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既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
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
請并就太常奠兼教人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
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

豪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晉加輕車將軍
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不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
兖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
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
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澹爲太
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沿得愈由此寵位
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公孫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
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
澹浩妾各一人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四年卒　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貴家世
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
見知
子驢駒龍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直小學醫術未

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
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効徐
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
之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
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歛赴平城亦遵父
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紇奏朝請脩略與
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大和中當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
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
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
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
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
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龍袞文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主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給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謇治

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甚疾大漸乃馳駰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濵乃大爲謇設大宮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亹有礙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覽万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
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慮侍御師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之石誠術兩輸忠
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
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疚數朝錢
爵大隆況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
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準舊量今事合顯
進可滿臚卿金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二万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
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
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
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
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
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
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

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子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子因入國武定中六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

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
疾文明太后勑召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
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
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
侍御師尚書儀曹郎号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
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効因是稍蒙聖識又罷
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
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道御
藥出入禁内乞臨本州世宗嘗許之積年未授
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已決必
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
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
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
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
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
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
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
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

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
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賚累
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
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
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
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
憑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鐶
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作
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勿爲吏官
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毋
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
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
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
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
入四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
隱士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丁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

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興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書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徐高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云工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錫

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
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譁競積
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
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
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
高祖脩航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
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
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政作金墉門樓皆所措
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
剖劚繩尺碎劇忽忽從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
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厭又兼太
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
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
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時郭善明其機巧比京宮殿多其制作
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
中立斛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

詔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表求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齊兒者善圍棊曾與李彪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齊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博戲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象一人遇罪將殺之第從獄中作此戲以上之

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聖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立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

之情狀周濟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列傳第七十九　　魏書九十一

此卷王顯以前總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云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刀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録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禮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妻看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宦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貴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
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
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
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
顧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徂
險屯横離塵網伏鑕就形身分土壤千里雖遐
應如影響昔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濟
尋青青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
雖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
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紀忍鍾心甘就幽冥永捐
堂宇長辭母兄其七注注中野翳翳孤丘高墓賞
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畢哉貞婦曠
世難俦其八

銀鹿羅淳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某官婁貴鄉
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淳遇
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
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
奉無寄亦之睽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壚

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
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
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
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不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
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令行於是登踵尋父兄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去他行因而家歸其家
弟知之也行四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
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子有母儀法度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展
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
云祖母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

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謙之疾風洞伝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斲言敦文要誕爰令胤幽咸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言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亦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

河太守母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澄州貞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禀父母擅見陵辱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

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當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
姚氏婦哀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頭亦
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
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孝禮無
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
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卒亡張時年十六痛
夫少亡哀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
[illegible]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
見揚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
祖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郡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
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
葬哭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
以狀具上詔標牓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

毋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子血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後令曰鴻功盛業實宜垂之水年乃敕有司樹碑旌美

荀金龍 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麾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亡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廿六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感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出訴於天俱時號哭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

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
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
得二十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爵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
女出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亡號
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孤嫠鈴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
便飲食日損弟江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
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
後元禮卒李迫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
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
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旬
方達攀櫬號踊
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
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
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
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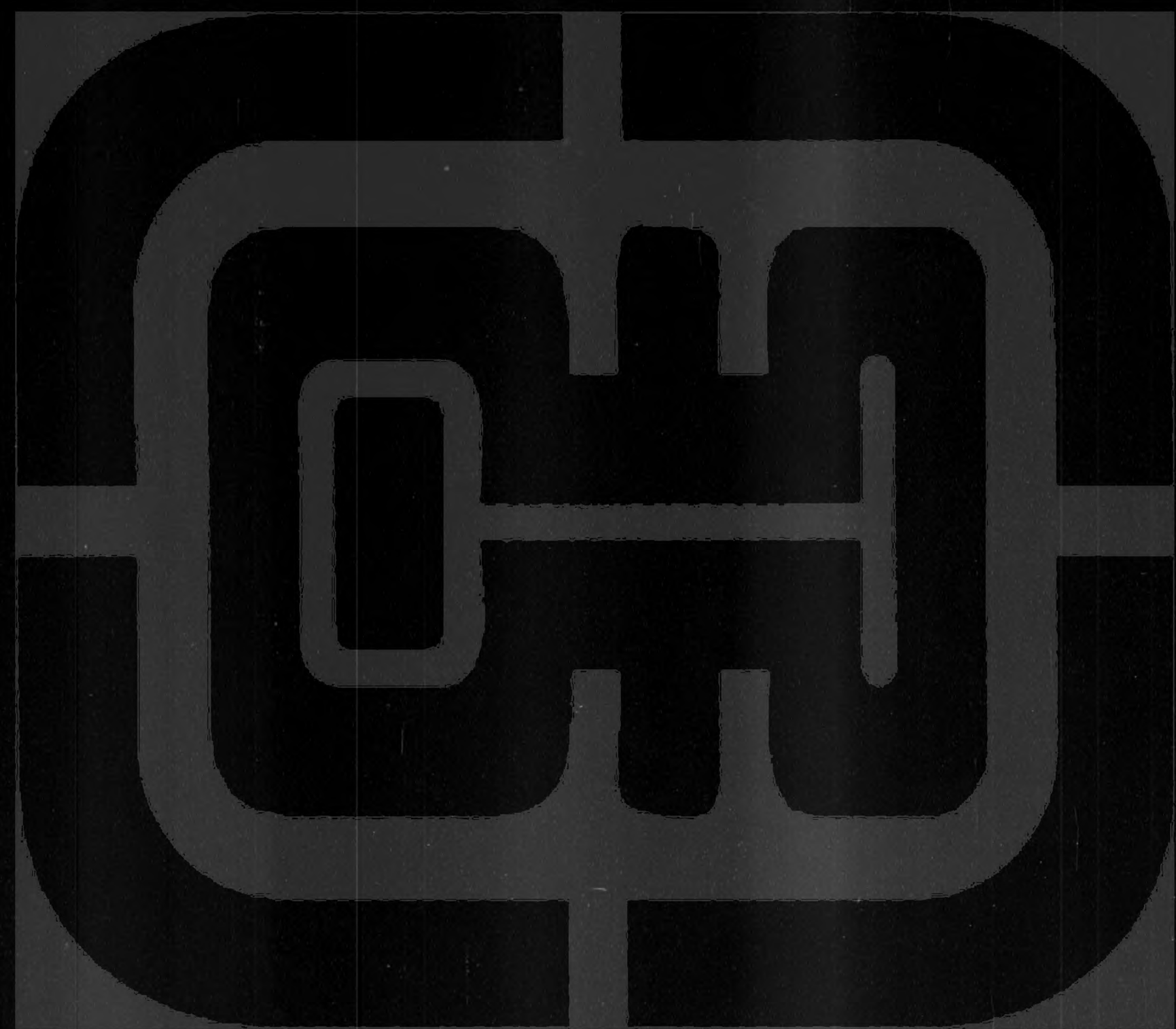
爲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巾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聘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俗尚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逆其志遂經郡訴稱乃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陳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闕

列傳列女第八十

魏書九十二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